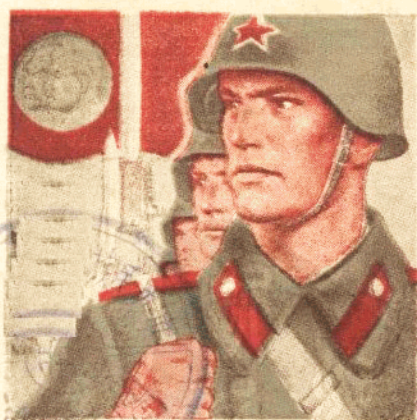


十月文藝叢書

# 衛國英雄故事集

蘇聯•班菲羅夫等著

李霽野譯



知識出版社印行

十月文藝叢書

# 衛國英雄故事集

李霽野譯



知書局印行

# 衛國英雄故事集

有 版 權

譯

者

李

靈

野

編

輯

者

十月文叢編委會

出

版

者兼

知識書店

天津羅斯福路

印

刷

者

知識印刷廠

天津羅斯福路

1950—6【1】

【63】1—2000 (32—171) 6.80

## 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凡例

一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在一九四九年十月開始工作，即以「十月」命名。

二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選刊各種形式的人民文藝底創作與翻譯，以著譯人爲單位。

三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原則上規定每月出一本，但也許一月數本，或數月一本。有值得出的東西，又有出版能力，多出幾本；沒有值得出的東西，或出版能力有限，就少出幾本。

四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每本約五萬到十五萬字。

五、除歡迎文藝工作者底著譯外，我們也歡迎工農兵大眾的創作。

六、「十月文藝叢書」編委會對來稿有修改權，如不願別人修改，務請在稿端註明。退稿須附足郵票。

七、寄稿處和通訊處：天津羅斯福路知識書店轉。

## 重版小引

這裏所集的幾篇小說，原是用「死後」作集名，在重慶印行過的。當時的出版者不肯照我的意見，用現名加蘇聯二字，而用其中一篇的名字名集，大概是爲了避免反動統治的禁阻，使本書多點和讀者相見的機會。譯者當時也用了一個假名，因爲我的家屬還在淪陷區，我新走出去，後面又常有幾個人追隨。現在改名重印這幾篇譯文，我想起當時這點經過，覺到能自由呼吸的歡喜。在培養愛祖國的思想上，這幾篇作品也還很有義意。爲了避免購讀過這譯集的人受損失，所以又有這幾句聲明。

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四日，譯者。

#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目睹記 (F·班菲羅夫作)          | 一   |
| 烏克蘭木屋裏發生的事 (W·瓦希列夫斯卡作) | 六七  |
| 母親 (O·庫爾干諾夫作)          | 七八  |
| 作戰的前夜 (A·道甫仁科作)        | 八六  |
| 死後 (B·高爾巴托夫作)          | 一〇三 |
| 西紐恆中尉 (A·科羅波娃作)        | 一〇八 |
| 查佛龍科夫上尉 (V·科謝甫尼科夫作)    | 一一七 |

# 目 睹 記

F • 班菲羅夫作

## 一 西洛夫少校

1

人家都說西洛夫少校是一個異常勇敢的人——不過光憑勇敢，使你在近代戰爭中還不能有什麼大成就：他也是一個好用思想，有健全的軍事評判力，並能獨闢門徑的人。關於他，人們還傳說過其他許多的事：說他一再深入德軍後方，炸毀了他們的火藥庫，消滅了他們的參謀部。還有流言傳說他『走遍了世界』，在西班牙，沙哈拉，和中國都作過戰。還有其他許多關於他的傳說流傳著。人們在前線不光打仗，也編造傳說呢。

團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要和我們一陣前去。他年約二十八歲，或者還要小一點，他的年青的臉面和引人歡喜的微笑，使他有時在外表上看來像是一個二十歲以下的孩子。四年前他從農學研究院畢業，最近他還在烏克蘭一處大的國營農場上作農業指導專家。

前線的戰壕相離不過二三公里，但是這段路却是很危險的。

「德國人從N山上到處打，對什麼都打，無論是四輪的，二輪的，或者兩條腿的都一個樣，」列夫琴科說。

爲了這個原因，我們只在黃昏時出發。

一上來我們三個人並排走，但是走近目的地時，列夫琴科非要我們單行走不可。

「而且無論怎樣不要離開小路：這地方四周的田野裏全佈滿了地雷，」他說。略過一會之後，他低聲說：「彎下身去，盡力彎下去，跟着我向前跑。」

我們撲進一條窄狹的戰壕向前跑。子彈呼嘯着從頭上飛過。

「他們對這地方開了不少火，」我們從戰壕裏爬出時，列夫琴科解釋。「他們時時對我們開一陣機關槍。只是胡打一陣。前幾天我們有一個中士在這里陣亡了。他是一個頂好的人。不過他是因爲自己粗心才陣亡的。」

我們又撲進一個黑洞裏去，這以後不久我們便到了地洞。

有一盞燈在點燃着，光亮照在四周的牆上；也照着赤楊樹的屋頂，一張鋪着發香味的草的床，一張小桌，和一個銅茶炊。

「可是西洛夫少校在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他在作戰，」列夫琴科回答。「前天我們得到命令，要把德國人從N山驅趕出去。」他們打開

一張地圖，用未削的鉛筆頭指出那個地方，並開始解釋那地勢。「N山在這裏，現在被德國人佔領了。你看到的，山並不大，可是從軍事的觀點看來，却是非常重要的。德國人在這裏掘壕固守，他們有個很好的鷹巢，可以從那里觀看我們軍隊的佈置，使我們常受砲火的轟擊。我們得到的命令是要把他們從山上驅逐走。我們昨天起便開始作了。」

「什麼？昨天便開始了？而且所打的不過是一座並不比土撥鼠所掘的更大的山呀？」

「是呀。從昨天便打了。敵人是詭詐的。我們要鬥智勝過他們。昨天一夜西洛夫鬧得他們發瘋，不斷的擾他們不安，不斷的小舉進攻使他們筋疲力竭。最後，他們以爲我們差不多盡了全力的時候，便發動進攻起來了，這正是西洛夫少校所等待的事：他用迫擊砲將德國人消滅了。今天呢？今天西洛夫少校有點特別的計策。……我們可以親自去看看去。」

2

夜是漆黑的，天空佈滿了陰雲，風像早晨一樣冷。只是天空彷彿有了生命，像大海一樣起伏，被火箭，爆炸的彈丸和迫擊砲的閃光照耀着。

「從這里走，從這里走，」列夫琴科說，一面領着我們順着草堆後一條又暗又窄的交通壕向前走。

草味是多麼香呵。

「這里除了乾草的味外，什麼都改變了，」列夫琴科若有所思的說道。

正在這時，三道火箭的閃光照亮了戰場。

N山很近了，差不多只在一公里以外。上面似乎長滿了發育不全的樹木。一條小路從山旁蜿蜒上去。右手是一片番薯地，黑得像一片油池。左手的谷在黑暗中看來像一個湖。

火箭閃光剛一消滅，德國人的大砲，追擊砲，和機關槍便急劇的開了火。這突然間停止了。一切被黑暗所籠罩。只有風還繼續狂號。一方面偶有一顆發光彈穿破天空。

隆隆的聲音從N山方面傳來。又有三隻火箭向天空放射，照亮了一切。我們看見一連德國兵密排着向山谷走下去，來福槍緊壓在肩上。

「心理的進攻，」列夫琴科低聲說。

又有三隻火箭上射的閃光。……那連德兵就要到山谷了。……其中一個不能自制，跳起來。德兵正步繼續前進。他們就要到番薯地了。德軍陣線裏偶然還發出火箭的閃光，彷彿要表彰德兵進攻時能够怎樣鎮靜一樣。

突然有兩道探照燈光掠過番薯地，將光線投照到那連兵士身上。他們突然停住了，彷彿遇到了火山鎔巖的川流。正在這時候，從右手某處灌木叢中，機關槍響起來了。在機關槍開始將他們掃射倒的

時候，探照燈的光使德兵目盲。還活着的人向各方散去，探照燈光和如雹的子彈追隨着他們。他們向前跑，失足，跌倒，像野鬼一樣被照在探照燈的光輝中，打中的子彈就在俄國的土地上將他們的生命結束了。

這一切都是在電光一閃中發生的。

這種心理進攻只是瘋狂似乎在人人看來都是很了然的，——就對德國司令人也了然。

但是無情的機器既已動作起來，於是從山上又有第二連人密排着，被火箭光所照耀着向下走。他們也被探照燈的光照到，而且也就在這時候，機關槍放射起來。但是無情的機器依然滾動，於是第三連人離開山頂，像以前一樣密排着前進。

探照燈先向上，於是又轉向這方那方照耀，以後彷彿玩耍似的，突然熄滅了。

黑衣又將田野，樹林，和山都籠罩住。只有風還繼續狂號。

「他們這些豬！」列夫琴科打破沉默，惡狠狠的說：「西洛夫少校是很好的，他把一切都估量好了。」一切又沉默下去了。

突然間深沒在暗黑中的田野和山谷，響應着一陣歡呼。

「這是我們的人進攻了，」列夫琴科聲音裏發着顫抖說。他說話聲音很低，彷彿唯恐他的話會妨礙進攻似的。

正在這時，又發出了高起的歡呼聲，於是在近山的某處，德國的迫擊砲噴着火，發出可厭的響聲，可是已經太遲了；手榴彈已經向德國的戰壕和地洞裏扔擲，紅軍也隨着進去了。從我們所站的地方，我們可以聽到德軍絕望的喊聲。

「哈——哈——哈！」列夫琴科得意的叫道。

3

在天亮，約在N山被佔領一點鐘之後，政治指導員普山佐夫被抬進地洞。在全戰中他都在灌木叢中和那些機關槍手在一處，從那里將三連德國兵掃射倒。他去向西洛夫少校報告，命令執行了，但是在途中跌在地雷上了。現在他躺在床上，死了似的蒼白，臉上滿是血，血同火藥與土和成的餅貼在唇上。列夫琴科拭普山佐夫的臉，從他的齒間勉強灌半杯白蘭地酒，但是受傷的人彷彿發瘧疾似的繼續顫抖。他不斷的喃喃的說着什麼話，老向同一的方向指着，但是沒有人明白他。

「華西亞！什麼事？華西亞！」列夫琴科在他上面彎下身去，看着他的逐漸朦朧的眼，但是對他的譫語一字也不明白，他便取了一個筆記本，拿一張紙和一枝鉛筆放到普山佐夫的手裏。

普山佐夫努力寫了點什麼，但是他所畫出的東西完全認識不出。鉛筆從他的手中落下去，他開始無辦法的撕他的上身衣服，像一個昏迷不省人事的人。他已經陷入死亡的痛苦中了。

不久以後就送他到醫院裏去。他在途中便死去了。

地洞中的人默默坐着，普山佐夫的死使他們憂傷。我們坐着等待西洛夫少校，希望着他會驅散我們的憂鬱。但是西洛夫少校並沒有來。列夫琴科到他的地洞裏去看了好幾回，但是每次回來他不是報告說少校在穿衣，便是在忙什麼新計畫，再不然便是在寫家信。只在最後一次回來時，列夫琴科才告訴了我們實情：

「可怕！少校心裏簡直放不開：爲普山佐夫的死，他傷痛極了。」停了一會之後，他又接着說：「這也無足驚奇。普山佐夫是一個聰明的數學家。二十四歲他便在莫斯科大學作教授。」

西洛夫少校的副官走進地洞。

「西洛夫少校現在見你們，」他用清朗的聲音說。

我們又進了前一晚所進的地洞。地洞收拾乾淨了，牆上掛着一面小鏡子，銅茶炊甚至也擦過了。從擦痕看來，擦時用的顯然是磚或鏟。桌上已經擺好了食物，甚至還有兩瓶白蘭地酒助我們下嚥各樣菜。跟前站着一個兵士，年約二十，既健壯，又活潑。我們走進時，他挺起身來，向團政治指導員列夫琴科報告：

「西洛夫少校的命令是要等着。他一兩分鐘後就到這裏來。」

他說這些話所用的口氣，彷彿他不是西洛夫少校的屬員，西洛夫少校却是他的屬員似的。於是他

又向列夫琴科唐突激昂的說道：

「列夫琴科同志，你那一天使我很難堪，——你說銅茶炊好多年沒有擦過了。你看它現在有多麼亮。簡直像一面真的鏡子！」

「哈，科里亞，」列夫琴科笑着說：「你真擦得好。再擦一兩次，上面便要有了。」

「不用怕。它還可以用二年。我要一年擦它一次。」

我們全笑了。

西洛夫少校走進地洞的時候，我們的印象覺得他是一個粗大的人。他乾乾淨淨的穿了一件熨得很好的上衣。他的頭髮細心梳好了。他剛刮過臉。我們上來以爲他要用官腔和我們寒暄。可是他卻單純的說：

「我聽說你們來了，同志，可是我不能立刻前來，我忙。」

他坐下了，我們看他並不是怎樣魁偉的人。他面貌坦白，眼睛碧明，像是小孩子的一樣。他的臉上煥發着吸引人的微笑。

「你沒有預備得太多嗎，科里亞？」他指着白蘭地的瓶子說。「一人一杯對我們便很好了。」

「酒窖裏剩下的統統都在這里了，少校同志。我想我們約定過，在飲食時你得聽從我。」

「可並不是在有客人的時候呀，科里亞。」

「因為，」科里亞對於少校所說的話一點也沒有注意，繼續說：「是我給你弄飯吃，並不是你給我弄飯吃。就是這樣的。因為我們打了勝仗，我提議我們要吃吃喝喝。……」

「你真是個好孩子！」西洛夫微笑一下說，但同時眼裏顯出憂傷的樣子。

「是普山佐夫的死使你這樣不安嗎？」我們問。

少校震驚了一下，轉過頭去。

「是啊，在戰爭中，子彈對最有才氣的人也不饒過。有時我想，在五百年，或三百年，或更短的時間之中，一般人不僅對於殺害人，就連對於打人，也要感覺到身體的憎惡。」

「就到那時候，人們對我們的意見也不會不好的，」列夫琴科說。

西洛夫少校微笑了，於是向我們轉過身來說：

「當然，當然！那無消說。人們要認我們和我們的國家是培養這種感情的先驅。……」他站起來。顯然他思想時有來回走動的習慣，但是這個地方是很擠促的。可是他也對付着走來走去，向一面走一步，再回來走一步。「是呀，就為這緣故，我們要把那些髒東西從地上除淨。就為了普山佐夫一人的緣故，我也要把他們像虱子一樣消滅。記住高爾基的嘉言：『消滅敵人必須像消滅虱子一樣。』這就是說，要無憐恤，懷着同樣憎恨的感情。我們要這樣對待他們，科里亞，」他說着砰的一聲將拳頭打在桌上，看來完全變了一個人。

「當然，當然，我們要使他們比下地獄還難受，少校同志。」科里亞似乎也變了樣子了。他變得更鄭重，更有所思了。他拉拉少校的袖子。「不過吃點東西吧，少校同志，你使我心裏發疼。兩天你沒有好好吃飯了，你總在忙碌。你不能那樣作事。你得維持你的力量，」他用少不更事的勸告人口氣說：「你得積存力量應付敵人。」

「這是不錯的，科里亞。坐下罷，同志們。我們可以鄭重其事的。我們請薩沙·加沅諾夫爲我們彈奏點什麼。」

一個面頰紅潤的年青兵士走進地洞，後面另跟着一個胖壯的人。

「他是我們所歡喜的人，」少校介紹薩沙·加沅諾夫說，並一面親熱的拍着他的背。「他是手風琴的好手。是你呀，烏拉茲？」——他向那個胖壯的兵士轉過身，兵士的眼睛是杏形的，略帶一點金黃的顏色。「他是阿司特拉汗大草原來的。烏拉茲唱歌和開機關槍一樣靈巧。同志們，我們來唱我們所歡喜的歌。」他首先唱起斯大林歌的開頭幾節。

我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首歌唱得這樣好。人人卻加入了，而且深在地下，在赤楊樹屋頂下面唱着歌的時候，他們看來像是受了靈感的人，和作戰時完全不同了——溫存，柔和，而且有思想。西洛夫少校飽經風霜的臉面變成輕快而且年青的了。

我們唱歌的時候，亞爾契夫少尉走進地洞來。是他所領的一連人首先衝入德軍的戰壕。戰爭的烟

使他變黑了，下頰上生着濃鬚，而且眼睛裏的神氣那樣疲倦，我們看來，不一會他就會靠着地洞的牆睡着了。但是歌一停，他便立正報告：

「N山上的防禦增強了，少校同志。」

「好極！」於是對着大家，西洛夫很動感情的說：「亞爾契夫少尉應佔首席，他是今天的英雄。」我們讓亞爾契夫坐到首席。他坐下。我們看來他現在一定要靠着牆睡着了。但是西洛夫少校一起新歌，亞爾契夫便鼓起精神，並像農民的態度將手放在耳旁，用豐滿的低音和唱起來。

西洛夫少校突然停了唱。人人都驚異的望着他。

「瞎，我忘記告訴你們了。嬰孩受了傷。……她的情形很嚴重。」

「嬰孩？陶尼嗎？」列夫琴科驚訝的問。「她在什麼地方？」

「她被送到醫院裏去了。」

「那麼我……我要跑去。……我要到那里去。」列夫琴科面白如紙，離開了地洞。

## 二 嬰孩陶尼

### 1

人人都叫他嬰孩陶尼，雖然事實上她已經二十四歲，從醫學院畢了業，並得了醫學的學位。她也